

汕头市达濠话古全浊上、浊去字的声调演变模式¹

徐馥琼

中山大学中文系

提要 达濠属于汕头市濠江区所管辖的一个街道。达濠话共有七个单字调，白读层中浊上归阴去，与同样是七个单字调但浊上归阳去的其他闽方言不同。另外，达濠的浊去（包括全浊和次浊）字也有一半的字读为阴去调。这种归调方式不仅在潮汕闽方言中很少见到，在整个闽南方言区也相当罕见。对于这种声调模式产生的原因，本文试图作出解释。

关键词 达濠、声调、全浊上、浊去、调类合并

一 引言

达濠属于汕头市濠江区所管辖的一个街道。达濠街道位于濠江区中部，东连广澳街道，西至深汕高速公路达濠路段，南临濠江，北接汕头海湾大桥，总面积98平方千米，人口19万（2003年）。

古达濠是粤东南一近陆岛屿，宋前就有人在此捕鱼煮盐，渐成村落。宋代元丰年间，分属潮阳县奉恩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废乡团改“都”，属潮阳县奉恩乡的招收都。明嘉靖年间在岛中心地域筑三寨以御海盗。清康熙实行“禁海”、“斥地”的政策，郑成功的部将占据达濠（1666年至1680年），开埠集货，称达头埠（亦称“达埠”）。清朝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派员来达头建城，始称达濠。民国期间属潮阳县第三、四区，1949年后称达濠区。之后，达濠行政归属又几经变更，时属潮阳，时属汕头。

1983年汕头地市合并。从1984年至2002年，达濠一直是汕头市的一个市辖区，下辖达濠、马沼、青篮、磐石四个街道办事处和14个乡政府。2003年1月29日，汕头市撤销河浦区、达濠区，设立汕头市濠江区，以原达濠区（不含磐石街道的浔润居委会）和河浦区的行政区域为濠江区的行政区域。

达濠居民日常所使用的交际口语为潮汕话。达濠虽然作为汕头市辖下的一个街道，但是跟汕头市其他行政区²所通行的口音（下文统称为汕头话）差别明显，所以我们把原达濠区这一片居民所使用的方言称为达濠话，以示区别。

达濠话的总体面貌跟邻近的潮阳³话相似，听感上比较接近。潮阳话在潮汕方言中特点突出，区别于周边的汕头市区（原达濠区以外）、原澄海县、潮州市区、饶平县等地的口音。达濠话跟潮阳话接近，这跟达濠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行政归属有关。

¹ 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庄初升老师的全面指导，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文中的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² 主要指龙湖区和金平区（2003年将金园区和升平区合并为金平区）。

³ 张盛裕（1979、1980、1981、1982、1995）曾对潮阳方言做全面系统的报道，从声母、韵母、声调、文白读系统以及潮阳方言跟中古音的对比等多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潮阳区内各点之间的语音系统不完全一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本文出现的“潮阳”方言，都特指张盛裕所考察的系统。本文出现的潮阳其他方言点都具体到镇区，它们以及张盛裕系统之间的差异是潮阳方言的内部差别。

潮汕地区的闽南方言(即潮汕话)多数有八个声调,四声各分阴阳,部分方言点全浊上归阳去,只有七个声调。达濠话共有七个调,全浊上归阴去,即全浊上声字读为阴去调,与同样是七个单字调、但归调方式为“浊上归阳去”的方言点不同。另外,达濠的浊去(包括全浊和次浊)字也有一半的字读为阴去调。这种归调方式不仅在潮汕闽方言中很少见到,在整个闽南方言区也相当罕见。对于这种声调模式产生的原因,本文试图作出解释。

二 达濠话的语音系统⁴

2.1 声母21个(包括零声母)

p 步爬	p ^h 怕瓶	b 米无	m 晚盲
pf 富盘	pf ^h 皮破	bv 梅闻	
t 灯道	t ^h 太途		n 怒蓝 l 吕能
ts 精绝	ts ^h 秋从	z 认阅	s 心失
k 见近	k ^h 溪群	g 碍吴	h 晓额
			ŋ 严硬
∅ 约屋			

潮汕方言的声母系统一致性相当高,大都18个,称为“十八音”,加上零声母一共19个。少部分方言点出现唇齿音声母:pf、pfh和bv,主要集中在潮阳¹地区。达濠跟潮阳紧邻,历史上多为潮阳所管辖,语音面貌跟潮阳比较一致,也有唇齿音这一套,一共是21个声母。达濠话的唇齿音是重唇音逢合口韵的条件变体,不属于历史上合口三等字重唇轻化的语音变化。

2.2 韵母91个(包括声化韵)

	i诗是	u龟旅	i椅支	
a炒拿	ia骑社	ua我纸	ã胆担	uã官塞
o刀袋	io票表		õ□ ⁵	iõ羊浆
e爬债		ue话贝	ẽ病硬	uẽ横关
	iu梳流			iũ幼休
ai爱屎		uai怪怀	āi爱闲	uāi□ ⁶
oi买溪			õi齐还	
		ui雷微		ũi县悬
au刘走	iau妖饶		ãu好 ⁷	iãu□ ⁸
ou雨凑			õu虎否	
	im心林			ip湿集
am暗含	iam盐减	uam犯泛	ap十汁	iap粒捷
om□ ⁹			op□ ¹⁰	uap法
	ij轻很	uŋ损轮		ik乞□ ¹¹
aŋ兰巷	iaŋ便厂	uaŋ判汪	ak贼作	uak括浊

⁴ 发音合作人李馥君,汕头达濠人,女,小学教师,大专(自考)学历。记音时间2003年8月,记音人刘翠香、郑婧敏。

⁵ [õ]面□□,形容脸发肿。

⁶ [suãi]□,芒果的俗称。

⁷ [hãu]□,爱好。

⁸ [hiãu]□,掀开。

⁹ [hom]□,用棍子砸。

¹⁰ [hop]□风,闲聊。

¹¹ [kik]□,粥稠。

oŋ童翁	ioŋ勇雄		ok服国	iok育蓄	
eŋ英型		ueŋ桓宏	ek叔的 _目		uek获或
uŋ汤顿					
	iʔ铁舌	uʔ□ ¹²		ĩʔ□ ¹³	
aʔ鸭拍	iaʔ益拆	uaʔ活杀	ãʔ□ ¹⁴	iãʔ□ ¹⁵	
oʔ雪薄	ioʔ药惜		õʔ□ ¹⁶		
eʔ客历		ueʔ血物	ẽʔ□ ¹⁷		
	iuʔ□ ¹⁸			iũʔ□ ¹⁹	
uʔ□ ²⁰			ãiʔ□ ²¹		uãiʔ□ ²²
oiʔ八狭			õiʔ□ ²³		
auʔ□ ²⁴	iauʔ跃雀		âuʔ乐 _音 □ ²⁵	iâuʔ□ ²⁶	
m̩唔	ŋ̩黄远				
m̩ʔ□ ²⁷	ŋ̩ʔ□ ²⁸				

达濠的韵母系统大体上跟其他潮汕方言点相一致，有6个口元音：a、o、e、i、u、u，其中，u不能单独做韵母，但可以跟鼻韵尾和喉塞尾构成韵母；其他5个口元音都可以单独作韵母；高元音i和u可以作介音，u不做介音，也不能带介音i或u。有鼻化韵，鼻化元音跟非鼻化元音成系统对应。有塞音韵尾（-p、-k、-ʔ）跟鼻音韵尾（-m、-ŋ）对立，没有-n/-t韵尾。

2.3 声调7个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例字	诗纷	时云	死粉	四奋 是混	示份	薛忽	蚀佛
单字调	21	33	24	52	31	3	45
前变调	21	33	52	33/21	21	45	3

三 油上、油去字的声调演变模式

3.1 潮汕闽方言大多有八个声调，四声各分阴阳，部分方言点全油上归阳去，只有七个声调，

- ¹² [kuʔ₂]□，吮吸。
¹³ [iʔ₂]□，睡觉。
¹⁴ [nãʔ₂]□，大口地咬或啃。
¹⁵ [hiãʔ₂]□，掀开
¹⁶ [ŋõʔ₂]□，发呆的样子。
¹⁷ [hẽʔ₂]□，惊吓。
¹⁸ [kiuʔ₂]□，受到挤压而冒出来。
¹⁹ [hiũʔ₂]□，用鞭子抽。
²⁰ [thuʔ₂]□，脚用力踏。
²¹ [hiʔ₂ hãiʔ₂]□□，比喻人或东西有毛病。
²² [huãiʔ₂]□，来回转动。
²³ [tshõiʔ₂]□，啜泣。/[hõiʔ₂]面□□，形容脸消瘦。
²⁴ [pauʔ₂]□，赤□，摔破皮结成的疤。
²⁵ [hâuʔ₂]□，大口咬。
²⁶ [hiâuʔ₂]□，翻筋斗。
²⁷ [hm̩ʔ₂]□，用棍子打。
²⁸ [hŋ̩]□，擤鼻涕。

如南澳的云澳镇、海丰县的公平镇、陆丰市的东海镇等，这一特点跟福建闽南方言代表点厦门话相同。

达濠声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声调归并的方式，白读层中并非浊上归阳去，而是浊上归入阴去，也就是全浊上读同清去，调值都记为 [52]。

根据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方言调查字表》，达濠话读为阴去调的全浊上声字共有110个（一字多音而都读为阴去调的算一个），

即：舵 tuā²/tai²舵子、惰 tuā²、坐 tso²、禍 hua²、下 e² 底下/ke² 底下、社 sia²、部 pou²、簿 phou²、杜 tou²、戶 hou²、芋 tiu²、序 su²、叙 su²、屿 su²、巨 ku²、拒 ku²、距 ku²、父 pe²、釜 pou²、聚 tsu²、柱 thiau²、竖 su²、待 thai²、怠 tai²、在 tsai²、亥 hai²、罢 pa⁵、解 解也 oi²、蟹 hoi²、弟 ti²、陛 pi²、倍 pfue²、罪 tsue²、汇 hue²、被 被子 pfhue²、婢 pi²、舐 tsi²、是 si²、氏 si²、倚 khia²、技 ki²、妓 ki²、似 su²、巳 tsi²、痔 thi²、士 su²、仕 su²、柿 sai²、市 tshi²、跪 kui²、抱 pho²、道 tau²、稻 tau²、皂 tsau²、造 tsau²、鰲 phio²、赵 tio²、兆 tiau²、绍 siau²、後 au²、厚 kau²、后 hou²、负 hu²、妇 hu²/pfu²、纣 tiu²、受 siu²、白 khu²、舅 ku²、咎 kiu²、淡 tā²、渐 tsiam²、俭 khiam²、范 huam²、範 huam²、犯 huam²、甚 sim²、旱 uā²、限 han²、辨 pian²、辯 pian²、善 siang²、件 kiā²、键 kiam²、伴 pfhua²、拌 pfhua²、断 tuŋ²/tuan²、篆 tuan²、尽 tsin²、肾 siang²、近 kin²、混 hun²、愤 hun²、蕩 tan²、象 tshio²、像 tshio²、丈 tiō² 丈人/ tsian² 丈量/ tuŋ² 量词、仗 tshian²、杖 tshian²、上 tsiō² 上面、棒 pan²、项 han²、杏 heŋ²、幸 heŋ²、静 tsē²、靖 tseŋ²、並 peŋ²、動 ton²/tan²、汞 koŋ²、奉 hon²、重 ton²/tan²

少数全浊上声字读为其他调，共28个（一字多音且不同音之间声调不同者算两个）。

即：夏 he²、厦 厦门 he²、肚 腹 tu²、绪 su²、腐 豆腐 hu²、腐 腐败 hu²、辅 hu²、殆 tai²、骇 hai²、浩 hao²、鲍 pau²、阜 po²、艦 nam²、诞 tag²、踐 tsiang²、辨 pi²、缓 huan²、缓 man²、皖 uan²、圈 猪圈 kluan²、很 hiŋ²、笨 puŋ²、盾 干盾、起盾 tun²、菌 khyŋ²、强 勉强 khiang²、晃 晃眼 huang²、蚌 hon²、艇 then²

其中，读为阳去调的字有：夏、厦、腐、辅、殆、鲍、阜、缓，这是因为中古以后普遍发生“浊上归去”，达濠话中也有少数全浊上声字读同全浊去声；“缓man²”乃是“慢”的训读。读为上声调的字有：肚、绪、浩、艦、诞、踐、缓、皖、很、笨、盾、菌、强、晃、蚌、艇，“肚”读如“猪肚”的“肚”了；其他基本上都是方言中的非口语字，上声读法为读书音，即使读错也无从辨别真伪。“腐”也是非口语字，读为阴平可能是错读。“圈”潮汕话不说“猪圈”，所以这个“圈”读同了“圆圈”的“圈”；又因为“圈”白读 khou²、训读为“箍”，文读 kluan²、照搬白读的阴平调，于是“圈”有了“kluan²”的读法。“骇”也是非口语字，读为阳平调应该是错读同“孩”了。

还有一些非常用字在方言口语中不说，共18个，即：樛、解、滬、芥、雉、祀、俟、恃、撼、簞、葺、撰、圉、沌、窘、忿、橡、迴。

以上所列全浊上声字共156个，其中读为阴去调110个，占70.5%；如果不算方言口语不说的非常用字以及训读字、错读字，那全浊上声字读为阴去调的占79.7%。读为非阴去调的字28个，只占20.3%，其中大部分读为阴上调或阳去调。

达濠话的清上字读归上声，调值为[24]，次浊上字绝大部分跟清上字一起读为上声调。少部分次浊上字跟全浊上一起读为阴去调，例如：瓦 hia²、五 ŋou²、雨 hou²、愈 zu²、奶 ne²、蟻 hia²、耳 hi²、卤 lou²、老 lau²、咬 ka²、有 u²、卵 nuŋ²、遠 hi²、兩 两个 no²、癢 tsiō²、網 man²。

归阴去调的次浊上字如果有两读，读为阴去调的一般是方言的白读层，相应的文读音为上声调，例如：瓦 ua²、五 ŋou²、雨 u²、奶 nai²、蟻 ni²、耳 zu²、遠 ian²、兩 两个 lian²。

除了清去和全浊上，达濠还有将近一半的去声浊声母字（包括全浊和次浊）读为阴去调，根据《方言调查字表》，下面把读为阴去调的浊声母去声字罗列如下：

a. 次浊声母字，共95个：暮 mo²、慕 mo²、墓 mo²、募 mo²、怒 nou²、赂 lu²、露 lou² 露/ lau²、悟 ŋo² 觉悟、虑 lu²、滤 lu²、誉 u²、务 bvu²、寓 ŋo²、喻 zu²、裕 zu²、耐 nai²、遇 ŋo²、奈 nai²、癩 nai²、赖 nai²、艾 nai²、迈 mai²、厉 li²、励 li²、丽 li²、謎 mi²、隸 li²、妹 妹用 tme²、味 mue²、内 lai²、芮 zue²、荔 li²、义 ŋi²、易 i²、媚 mi²、寐 mue²、膩 zu²、利 li²、痢 li²、二 no² 基数/zi² 序数、貳 no² 基数/zi² 序数、吏 li²、

异i²、毅^{毅力}ŋi²、伪ŋu²、类lui²、谓ui²、彙hue²、冒mau²、傲gau²、貌mau²、闹nau²、妙miau²、耀iau²、尥liau²、茂mou²、贸mou²、陋lou²、溜^{溜灵}liu²、溜^溜liu²、又iu²、右iu²、佑iu²、谬miu²、濫nam²、念niam²、赁leg²、任zim²、烂lan²、岸gai²、雁ŋaŋ²、羨ian²、谚ŋaŋ²、漫maŋ²、幔maŋ²、乱luan²、愿ŋuan²、吝lian²、嫩luŋ²、论luŋ²、润zun²、闰zun²、浪lan²、亮liang²、凉liang²、量^量liang²、让ziaŋ²、望bvuaŋ²、旺uaŋ²、硬ŋe²、命men²、令len²、另len²、泳ioŋ²、弄lon²

b.全浊声母字，共113个：座tso²、乍tsa²、下^下hia²、藉^藉tsia²、桦hua²、捕pu²、互hu²、护hu²、助tso²、附hu²、住^住tsu²、树^树su²、具ku²、惧ku²、代^代thoi²、大^大tai²、械hai²、敝pi²、幣pi²、毙bi²、滞thi²、逝si²、第^第toi²、递ti²、剂tsi²、系hi²、繫hi²、係hi²、佩phue²、背^背pfue²、焙pfue²、潰^潰khui²、兑tue²、會^會hue²、會^會oi²、繪kuai²、坏huai²、惠hui²、慧hui²、備pi²、篋pi²、視si²、嗜si²、治ti²、侍su²、忌^忌ki²、睡sui²、瑞sui²、翡hüi²、暴pau²、盜tao²、導tau²、校^校ka²、校^校hau²、召tiau²、邵siau²、就tsiu²、袖siu²、宙tiu²、驟sou²、授siu²、柩kiu²、憾ham²、暫tsiam²、鑿tsam²、賺^賺than²、站tsam²、姪kim²、蛋taŋ²、瓣paŋ²、棧tsaŋ²、汴pian²、便^便pian²、羨ian²、膳siaŋ²、单sian²、健kian²、健kian²、電tiaŋ²、奠tiaŋ²、墊tiaŋ²、叛^叛pfhuaŋ²、段tuaŋ²、換huaŋ²、幻huaŋ²、患huaŋ²、宦huaŋ²、傳^傳tuau²、倦kuau²、飯^飯huan²、恨hin²、鈍^鈍tun²、遁tun²、順sun²、份hun²、郡kun²、藏^藏tsaŋ²、臟tsaŋ²、尚siaŋ²、上^上siaŋ²、撞tsuaŋ²、鄧ten²、瞪ten²、行^行hen²、競ken²、淨tsen²、盛^盛sen²、鳳hon²、仲ton²、俸hon²、誦son²、頌son²、訟son²

浊声母去声字共455个（一个字如果有阴去和非阴去不同读音的，算两个字），读为阴去调的有208个，比率为45.7%，占了将近一半。

潮汕话的浊声母去声字普遍读为阳调，为什么达濠的去声浊声母字却一反常态，有近半字归并到阴调中呢？

3.2 潮汕方言的八调系统中，各调的归并大致是：平声和入声严格按照清浊各分阴阳，即中古的清声母字读为阴调（包括全清和次清），中古的浊声母字读为阳调（包括全浊和次浊）；上声清声母字读阴上调，全浊声母字读为阳上，次浊声母字绝大部分跟着清声母读为阴上调，少数跟着全浊声母字读为阳上调；去声清声母字读为阴去调，全浊声母字读阳调（阳上/阳去），次浊声母字跟着全浊跑，也读阳调（阳上/阳去）。

重点要说明浊去字的归调。潮汕话大部分八调方言点都有全浊去声字读归阳上调的现象，这跟中古以后普遍发生的“浊上归去”正好相反。不仅如此，阳上和阳去的前变调和后变调在大多数方言点中也相同。“浊去归上”以及阳上、阳去变调相同，使得有些不常单用的阳去字读音混淆，读为阳上调或阳去调都可以，或者分不清读为阳去还是阳上，特别是经常出现在连调组前字位置的字，还原回本调时往往不知道是阳上还是阳去。

去声的次浊字读同全浊字，所以有部分次浊去字也读为阳上调，根据林伦伦的统计，《方言调查字表》中，全浊去和次浊去在汕头话中读阳上调的有194个，而读阳去调的只有147个，比率为1.32/1。达濠话读归阴去调的次浊去声字跟汕头读归阳上调的次浊去声字大致相同，只有个别字的归调有差别。

现在可以解答上面的疑问了：为什么达濠有近半的去声浊声母字读归阴调。

因为达濠话也发生了潮汕闽语普遍的“浊去归上”的音变；同时，达濠话的全浊上读归阴去调，所以去声浊声母字中读归阳上的那部分字，也跟着全浊上变入阴去调了。可以肯定地说，达濠话全浊上声字读归阴去调的音变现象发生在“浊去归上”音变之后，应该还是比较晚近的事实。综上分析，达濠话中浊声母去声字读为阴去调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阳去调→阳上调→阴去调。

读为阴去调的去声浊声母字中，也有部分不是经由阳去到阳上而来，例如“怒、毅、贸、溜^{溜灵}、溜、嫩、泳、乍、滞、幻、袖、賺^賺、蛋、代代替”等字，汕头话也读为阴去调，大都是非口语常用字，应该是经由普通话的去声折合而来的。

3.3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达濠话的全浊上归并到阴去调里呢？我们从达濠的声调系统出发，结合其周围的方言进行考察。

达濠的全浊上声字读同阴去调，但是发生前字变调之后却有区别，分别变为：[21]和[33]，也就是说它们的前变调并不混同，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调。丁邦新(1984)早就提出“变调”即“本调”的观点，他认为将单字调叫做“本调”有可能被误以为是“本来的调”，而“变调”也有被认为是“不是本来的调”或“一定后起的意思”的可能，导致产生纷扰。因此，他强调在使用“本调”和“变调”来说明方言的声调系统时，必须明确这些名称只是用来说明现时平面的现象，不含指示时间先后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基调”和“原调”的概念。此后，有的研究把方言的连读变调系统作为“底层调”，旨在于说明“变调”属于方言本来的声调系统，而现时的“单字调”是后来的变化所形成的。曹德和(1987)通过研究巴里坤汉语的声调系统，认为：汉语声调的合流是经由“单字调分；连读调分→单字调合；连读调分→单字调合；连读调合”的过程实现的。目前达濠的全浊上声字跟清去字正处在“单字调合，连读调分”的阶段。

下面再看看与达濠相邻的海门²⁹、棉城³⁰、潮阳(张盛裕, 1981)的声调系统，并跟达濠作比较³¹。

表1

古音 地点	平			上			去			入		
	清	次浊	全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次浊	全浊
达濠	阴平 21	阳平 33		上声 24		阴去 52	阴去 52	阳去 31	阴去 52	阴入 3		阳入 45
潮阳	阴平 33	阳平 55		阴上 53	阳上 313	阴去 31	阳去 11		阴入 11		阳入 55	
							阳上 313					
海门	阳上 31	平声 44		阴上 551	阳上 31	阴去 51	阳去 441		阴入 43		阳入 45	
							阳上 31					
棉城	阴平 21	阳平 33		阴上 45	阳上 52	阴去 41	阳去 32		阴入 2		阳入 5	

从表1可以看到，尽管达濠、潮阳、海门三点在各调的具体调值上不尽相同，但整个声调系统格局基本一致。

潮阳的阳上[313]是个曲折调，曲折调型后面的上升部分在语流中很容易丢失，例如普通话的上声调[214]，在非上声调前，调值都变为低降调[21]，在这是发音的省力原则造成的，所以[313]很容易变成[31]。

²⁹ 海门属于潮阳管辖的一个镇，在潮阳的最南边，跟达濠紧邻。

³⁰ 棉城是潮阳区的区政府所在地，长期作为潮阳的政治文化中心。

³¹ 本文涉及的达濠、海门、棉城各点的材料，均取自导师施其生教授于2003和2004年暑假所组织的两次潮汕方言田野调查的成果。作者参加了这两次调查。

海门的阳上调和阴去调都是降调,分别为低降和高降,声调的终点一致,都是最低点“1”,只有起点的高低不同,如果发音稍为懒散,起点降低,[51]就容易跟[31]混同。

棉城的阳上[52]和阴去[41]也相当接近,调型一致,阳上的起点和终点都比阴去稍高,整个调长一样,这也容易导致调类合并。

由此可以推测,达濠的阳上和阳去调在成为同一个调之前,也有相当接近的调值,由于调值相近最终导致调类混同,阳上调跟阴去调变成同一个调。但是,它们的前变调至今保持区别,仍然是两个不同的调,一个低降[21],一个平调[33]。

这是我们对达濠全浊上字读为阳去调的原因的推测,有一个证据可以帮助佐证这种推测。张盛裕(1979)在研究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的时候提到过“潮阳话有八个调类。独用调(单字成句的单字调)分新老两派,老派阳上和阴去独用调(本调)和连读变调都有分别;新派阳上和阴去独用调(本调)相同,而连读变调仍有分别。本文依据老派的读法。”由于他研究潮阳方言的时候依据的都是老派的声调系统,也就是阳上和阴去分别作两个独立的调,所以大家很少注意到潮阳方言的阳上调和阴去调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混同了。

综上所述,达濠声调的阳上读同阴去,并不是特殊的演变规律所造成,而是由于调值相近所导致的调类合并。

施其生(1989)曾调查汕头话阳平前变调调值[22]混同于阳去单字调[31]的情况。汕头话的阳平前变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有的读为[22],不同于任何单字调;有的读为[31],跟阳去的单字调相同。作者根据对不同年龄段的调查统计,得出结论是:汕头话的阳平前变调的调值原先是[22],和任何单字调都不同;后来才逐渐跟与其接近的阳去单字调调值[31]混同。文章详细说明其混同的过程:首先是听觉上不区别[22]和[31]而说话仍有区别;然后将阳平的前变调说为[31],变成跟阳去调一样,也即听、说全混了,这时才完成了两种调值的混同。这种混同并不是一下子所有的人一起发生的,而是语言使用者中开始出现部分人将[22]调混同于[31]调,渐渐地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所有的人都将[22]读成了[31]。

潮阳的阳上和阴去调(单字调)由老派的区别到新派的混同,正是经历着类似汕头阳平前变调混同于阳去单字调的过程。

大概达濠的阳上调跟阴去调混同也有类似的过程,但这在已经完成音变过程的达濠话中无法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对相邻方言点的观察和比较,通过语言的空间联系,来窥探语言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做出合理推测。

参考文献

- 曹德和. 1987. 〈巴里坤汉语的底层调类及其调值〉,《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第一版)》。北京: 语文出版社。
丁邦新. 1998. 〈吴语声调的研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4: 755-788,1984。
李如龙、邓享璋. 2006. 〈中古全浊声母字闽方言今读的历史层次〉,《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152-158。
林伦伦. 2001. 〈古全浊声母上声、去声字汕头话今读考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 101-106。
钱曾怡. 2000. 〈从汉语方言看汉语声调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2: 1-9。
施其生. 1989. 〈一项窥探调值混同过程的调查〉,《语言研究》2。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第一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
张盛裕. 1979. 〈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方言》2。
张盛裕. 1980. 〈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二),《方言》2。
张盛裕. 1981. 〈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
庄初升. 2004. 《粤北土语音韵研究》(第一版)。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